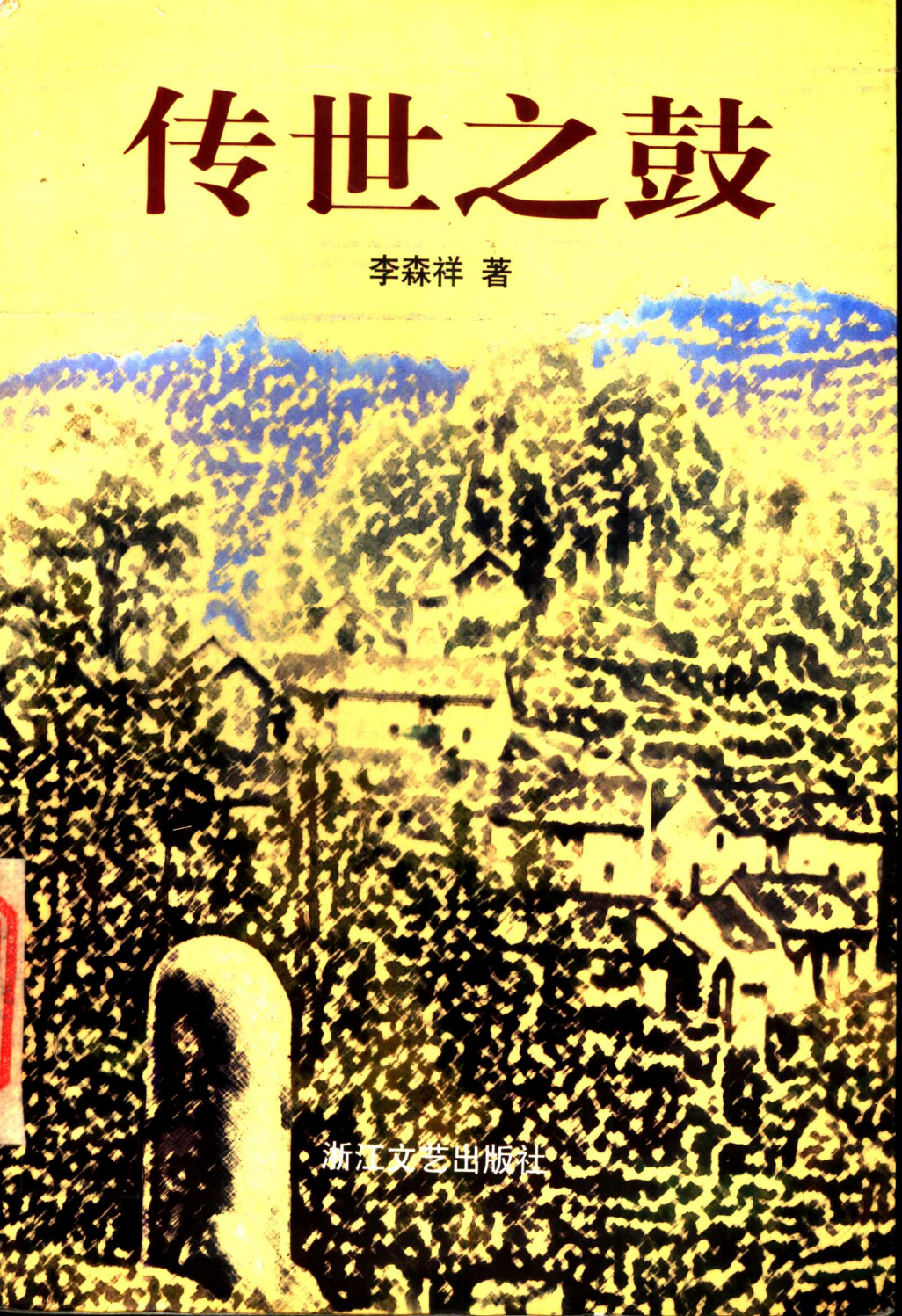


传世之鼓

李森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传世之鼓

李国祥 著





90174627

传世之鼓

李森祥 著

I247.5
1998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麟书
封面设计 张妙夫

传世之鼓

李森祥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兴发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06 千字
插 页	2
日 期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074-5/I·990
定 价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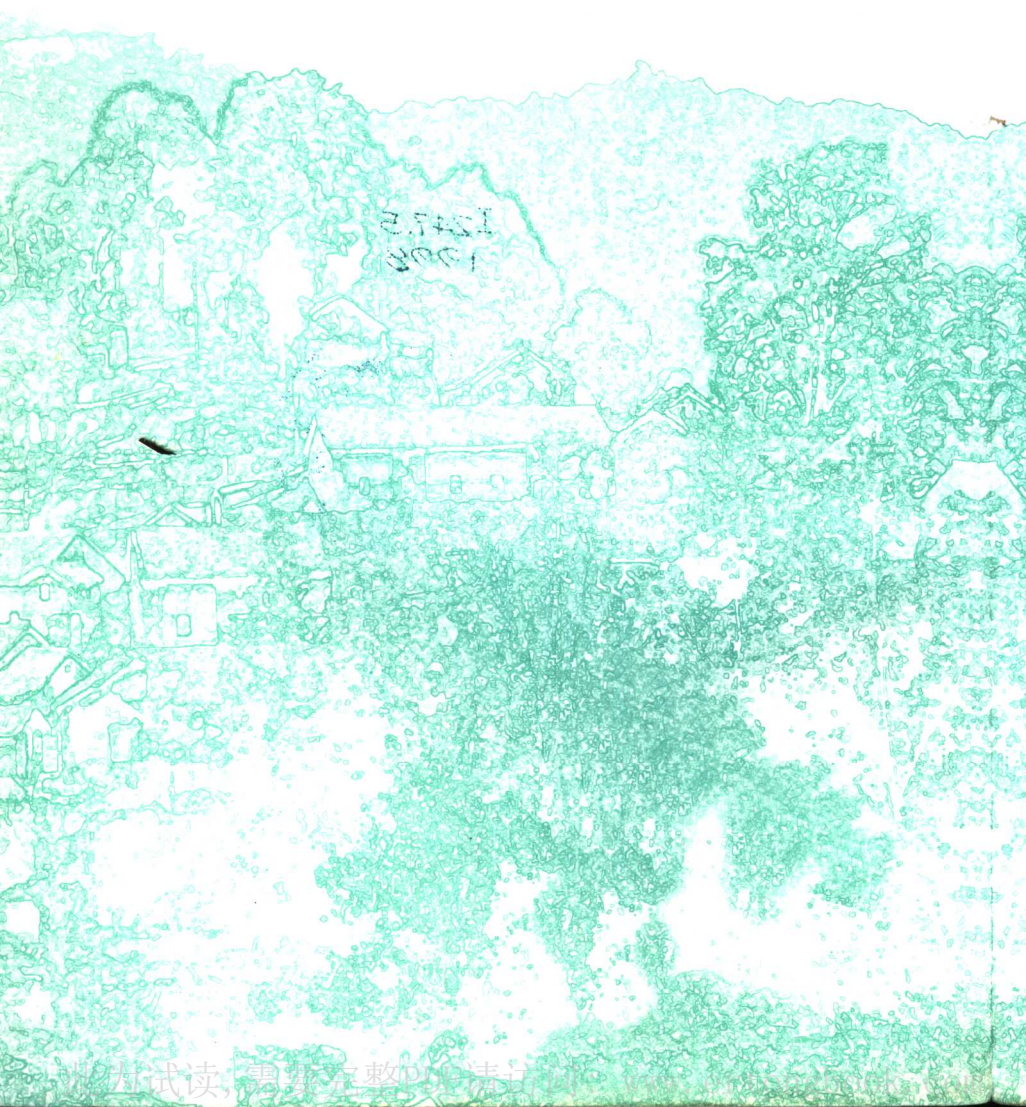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浙江作家长篇小说丛书编委会

叶文玲 林晓峰

蒋焕孙 黄育海

盛子潮 陈 军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命繁衍以及生存竞争的小说。在一个数代单传的家族里,为了血脉的延续,家族的男人们可以不惜祖祖辈辈打下的根基而迁徙,也可以为了自尊而自虐。家族的女人们更是不顾利益与名誉,前赴后继地奉献自己的青春,以换取男人们的生存与繁衍。

因为有了家族生存法则的关照,小说展示了宏大而曲折的故事,运用大量独特而个性化的细节,以及浙西地区风俗与景物的抒写,激活了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它们或铁骨铮铮,或精明狡诈,或似水柔情,读来感人至深。

这又是一部独具风格的小说,它在巧妙运用先锋写作手法的同时,又不断强化现实主义的笔调,显得结构严谨,想像诡丽,和谐独到,真实可信。作品揭示出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能力,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以及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第一章

多年以来，常有一种景象和许多混杂的场面，在我眼前如心跳一般搏动，那轮家乡的太阳常常被我用竹竿戳下来。它是一张喷发着浓香的玉米面饼子，我把它大把团抱在怀中，如抱住一个初生的鲜红色的婴孩，然后齧着我的大板牙齿，像狗啃猪骨般，尽情撕扯啃咬……

记不清有多少回，我常捂着流血的鼻子和有血沫喷洒的嘴巴，如一只惊恐的小兽，翘着沉甸甸的屁股，摆动两条软绵绵的腿，逃往无人的野地，窜进小生灵藏身的草丛。

刚流出的血总是乌黑，许久之后才逐渐鲜红，它涂抹于我的手心手背，当我挥动这血淋淋的薄弱手片时，像是挥舞一面飘拂的小旗帜。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可是一面召唤引发你勃动生命的灵旗！

父亲这种深刻的东西，直至我长大后才大致明白。不记得一共流过多少次这样的鲜血，反正总是三天两头地要流。那都是温热滚烫的东西呢。人都说：父精母血造就成一个孩子，这我懂，我流出的都是母亲给我的鲜血。为此，我惊恐过：血要流光了，我就要死掉了！

因为惊恐就常常做梦。梦见我身上布满了如鱼网的伤口，小

血柱如水枪般从网眼孔中向四处喷射，温度在我躯体内如潮水般迅捷而退，丑陋却很有味道的世界成了一些低劣的黑白照片，固定在我眼中。我不再能挥起标记着我生命的灵旗，原本黏稠如面糊的空气，忽如水洗般清新透明，白色的幽灵从蓝色天幕中冉冉而至，然后如丝竹弦般在我周身轻灵地游荡。我无力拒绝这诱惑与召唤，总是要一头扎进去……

一次次都是母亲捋起袖子，抓把剪刀在胳膊上喀嚓一剪，那如土地般充满弹性的胳膊里，迸裂开一泓泉水，这弹性的泉水，这野蛮而诱人的泉水，汨汨流淌着，将我这块枯萎的朽木漂染浸淫……

父亲告诉我说：成人的恐惧是被麻木战胜的。那时我是孩子，不懂什么是麻木。对于我那样的一个孩子来说，恐惧是被母亲那流淌不尽的鲜血所战胜。那时我坚信，只要血液还在母亲的血管里不停息地奔流，我就不会死去。

是的，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许多年来，我的全部便是父母们好好地活着，我就能无忧无虑地活下去。我也知道，父母们也盼望着我好好活着，我是他们唯一的期望。

沾着血污的我，会在一口洗粪桶用的池塘埠头上，洗去满下巴的血迹。拔一把杂草，嘴里嚼一嚼，将要烂时，吐手心里，揉出两只黏黏的如麻雀蛋大小的草团子，填进鼻孔内。塞住了鼻孔，我张大嘴巴呼吸，喉咙里翻涌着浓烈的血腥气。此时，常常是秋或冬将尽头的黄昏，薄薄瘦瘦的有着霉毛的太阳，隐在西山袅袅上升的岚气里。远处，劳作完了的农人，将他耷着屁股的儿子，托上粗糙并褪光了毛的牛背，牛长长地吁一声，然后抖着嗦唧嗦唧响的牛轭铁链，悠闲自在地回转家门。

我多么渴望回归家门。家维系着我的一条命，她不仅填饱我的肚子，还给我温暖。可我却不敢立即回去，是那可憎的血还在

流，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流得个净。我遭了欺负，被人随意蹂躏。父亲一律不问原因，总是恶狠狠的。他重重地嗤几下鼻孔，咕咚咕咚响后，一拎石头般的嘴角说：去，立石鼓那儿去！

我去了，我根本不敢不去。父亲所指的石鼓只是一根石柱，一抱粗，跟父亲那般高。它立着，是一块硬邦邦的石头，浑身泛着青褐色，冷冰冰的。我立了石鼓旁边，就要做出一副认错请罪的样子；可偏偏我那时什么都弄不懂，不晓得错在哪，我有什么罪。当我畏畏缩缩一立时，浑身就起反应，皮肤发紧，头昏眼花，摇摇晃晃。石鼓成了一座山，闪动着能遮盖天地的黑影向我压来。我觉着此时的身子，只是一只幼小无力的虫子，会在这石鼓下瞬间化为齑粉。

能够避身在草丛中，也许是我那时候的福分。我常常一避许久，一直要到我的前腹开始贴上后背，发出阵阵吸水烟般咕噜咕噜的声响。我看到眼面前模糊的天空中，有许多铁锅如乌鸦般飞来撞去，撞出叮当作响的铁器声，嗅到这些飘飞的铁锅中熟透着各种粮食那无与伦比的香味。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混杂香味的味道。混杂的浓香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我手舞足蹈，我期望着有根竹竿，双手中居然就有了一根竹竿。我挥舞起这很长又很绵软的竹竿，如打蝙蝠一般，在空中呼呼摇动。我摇啊摇，摇了很久，我的双手也摇得发胀发酸。父亲说：只要努力去做，你总能得到点什么。后来，我终于戳下一只铁锅，便身如脱兔撒腿前冲，去迎接与拥抱铁锅时，却抱了个空。这铁锅从山脊滚进了山涧。

这只从山脊上滚下去的铁锅，便曾经是日日照耀温暖我的太阳。许多年来，这意象在我面前恍恍惚惚，常常会令我莫名其妙地神情振奋，心绪躁动……

我家住的房子是三间茅草棚，南头的做房，北头的做灶间，

中间为客堂，门朝了西边。朝西的门是不多的，因这屋必须要造在这块地皮上，而这块地皮的南面和东面正好是人家的两只屋角，像斗牛的姿势。这姿势是犯忌的，因而，我们家的屋门只能朝西而开。

我家虽然住茅草盖的房，可门披却造得有些讲究，很宽大不说，全盖着清一色土瓦。门披的右面，便立着那根我常要前去罚站的石鼓，这石鼓的根大概埋得很深，所以它立得很稳。曾经有一阵子，盈川村里闹哄哄的，几个好事又气壮的汉子们打了赌，争相上前用手推，用肩扛，还用脚猛踹，那石鼓居然纹丝不动。气得那些汉子们鼓动了孩子，让他们在石鼓上撒尿。许多的尿水很快在石鼓根部积成了一条小溪般，在泥土地上弯弯绕绕地流得很欢。数日后，那根部竟长了青苔，碧绿着，反而给石鼓增添了好看的色彩。那时，盈川村人把此处称为毒窝。毒窝门口有一块地坪，供两家人合用。地坪上堆了大堆的稻草，晾晒了衣服，孩子们搬泥过家家。另外的那一家，便是拳手家。那会，常有一拨又一拨的人来，把一块不大的地坪全挤满。他们为我父亲及拳手的母亲戴上纸糊的帽子；那帽子糊得真是好看，又高又尖，让那一男一女两个人显得非常地出挑。众人围着这两个出挑的男女，拍着欢快热烈的手掌，举起牛尾巴般甩动的手臂，欢呼着，大叫着，闹上半天或一整天，然后他们才满意地离去。

因为朝西，家门门墙上的泥灰便很斑驳，像一块干枯而龟裂了的池塘底，逐渐风化的黏合黄泥，常常在风中成粉状往下飘，把被一家人用脚底板磨平了的青石台阶以及石鼓蒙上灰乎乎的一层粉末。

第一个打开家门的总是奶奶，最后一个关门的却是父亲。每天清早天还未大亮，奶奶就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把扭裆裤子扎进她自家编织出的腰带里，披上一件黑不溜秋的斜襟布衣，趿着

布鞋去抽门栓，吱嘎一声打开两扇沉重的松木门板，一片长方形的光亮便雪花一般喷进了门。于是，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不知是我先天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我五六岁的时候，还不能独自迈出我家的家门。家门口横着一条并不高的青石门槛，我软绵绵的双手把住门板，扒住门墙，可我的脚怎样也抬不到门槛的高度。我迈不过一条并不高的门槛。许多次，我试探着跨出门去，不知是我对门有恐惧，还是我的腿本来就如麻秆般软，我掉在门槛内。

奶奶见我摔倒了，就颠着小脚，赶过来扶我。让他自己爬起来！父亲两手背在身后，十分严厉地对奶奶说。奶奶怔一怔后，深叹一口气，便退到一边不吱声。奶奶一生嫁过好几个丈夫，她对唯一幸存的儿子总是忍让并惟命是从。

我也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却弄不懂，他对我为何如此严厉？这个醉心于植物杂交动物杂配的男人，长着一副稀疏的山羊胡子。他在全村人面前总是唯唯诺诺一副委琐窝囊的样子，而对我却判若两人。他令我爬起来，我反应慢，他便把手掌举到门框那么高，牙齿咬得咯咯响，打算一巴掌拍下来，把我这个没用的人重新拍回我母亲的肚子里去，若不是母亲像条老猫般，齧着牙齿保护我，我真的就会挨上父亲几巴掌。

平日里，母亲可以陪伴一堆采摘来的新鲜树叶或青草叶，整天坐在家中；然后用她一双灵巧的手，去编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我印象中，母亲可以编织出数十种小动物来，如蚂蚱、蜻蜓、花蝴蝶、知了、麻雀、鹌鹑以及蛇、鲤鱼、虾、蜈蚣八脚等等。可以这么说，凡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种种动物，只要我母亲看见过，就能凭记忆将它们一一默编了出来。母亲还能依据动物身体的颜色，搭配了相应的树叶，青归青，绿是绿，黄就黄，那色彩对称得一模一样，神态维妙维肖，轻轻拨动或抖动，编

织物竟然成了一大堆活物。

由此可见，我母亲很善良，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长着一双丹凤眼，很挺括的小鼻梁，笑一笑时露两只酒窝，一口整齐细密的牙齿如玉般光亮。她的脸上整天都似挂非挂地露出一抹笑容，对老人对孩子都一样。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喜欢逗一逗我母亲。他们有时会装个怪样子出来，让我母亲学。我母亲俨然一副大家闺秀模样，端庄着，不肯学。只有个别最怪模怪样的孩子，才能逗我母亲出一点小差错。可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母亲身上发生的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让村里人津津乐道地谈论很长一阵子。比如有一回，我父亲让我母亲去打瓶酱油，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读书放学的孩子，他将书包挂在他家黑狗的脖子上，那黑狗颈上挂着书包走路时，屁股一颠一颠，双耳耷拉，眼珠子滚动着朝上看，活像一个充满智慧的小老头。我母亲被这景象逗得笑起来。

笑声惊动了那孩子，他抬头看我母亲，见她胳膊窝下夹了一只灌满酱油的瓶子。孩子就挠了挠头皮，然后又开双腿，扭起了秧歌舞。孩子扭得并不好，他穿了条肥大的大人裤子，在风中一噤一抖的，显得很滑稽。我母亲就站定了看扭秧歌的孩子。

扭秧歌本来是我父亲最拿手的好戏。当然，父亲还会跳许多我叫不出名的舞蹈。我之所以特别熟悉秧歌，是我还未在母亲肚子中垒窝之前，父亲就无数遍地领着我母亲扭秧歌。我母亲用了整整一个可供尽情玩乐的冬天，学会了这只舞蹈。扭秧歌的孩子出了差错，我母亲喊：错了错了！孩子问：哪儿错了？

我母亲挥动一只手，做了一个舞蹈动作，说：这儿错了。孩子就说：我没错，是你错了。我母亲被孩子说得愣一愣时，两腿随之不由自主地摆扭起来。母亲渐渐地跳进了忘记一切的境界，扭屁股送胯，挺胸摆头，双臂如鸟翅膀般伸展舞动……那夹于母亲胳膊窝下的酱油瓶砰一声，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摔得粉碎，酱油

如血一般四处飞溅……

孩子见酱油瓶真的摔碎了，惊一惊，拔腿想溜时，又怔住了。我母亲根本就没发现酱油瓶已摔到地上了。她仍然在忘情地舞蹈着。夕阳的余辉从弄堂的缝隙间漏下来，如撒玉米粉般将我母亲浑身裹撒一新，母亲赤裸着双脚，碎玻璃片划破了她脚底板，她浑然不知。酱油与她的鲜血搅和在一起，在地上迅速地蔓延开来，蔓延成一面旗帜般，母亲就在这旗帜上很尽情地跳舞……

这事让村里人着实谈论了一阵子。我父亲虽很心疼一瓶酱油，本该发一发脾气的，可他了解到摔碎瓶子的原委后，就不吱声了。他大概觉着秧歌舞是他教会的，在事隔数年之后，女人还能跳起完整的秧歌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然，父亲不对母亲发脾气，还因为父亲一直很爱护我母亲。我母亲出于母爱的本能，常常挺身来保护我，父亲也就无从下手了。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迈出这家门去的。门外的天空很蓝很好看，外面人的面孔很活潑很新鲜。他们有时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又很悠闲。他们玩着笑着时，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的样子，仿佛天地是他们占有的一样。我是在大人的帮助下，才偷窥到外面的世界的。什么时候我才能自己走出去呢？好些次了，我朝门外趴，但只能趴到门槛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家的羽翼里悄悄地长点骨骼，添点肉，然而父亲说：门里大的孩子是没有出息的。那时我不晓得什么叫出息，只晓得父亲对我很不满意。有一回，没有大人在场的时候，我忽然生了点胆气，大张了双手冲几步，往门外一扑，青石门槛重重地硌疼了我肚子。我发现我的上半身已经在门外了，我稚嫩的双手趴摸到了门外的台阶，便试着用劲抬了一下腿，膝盖终于搁到了门槛上。再一用劲，身体居然滚到了门槛外。我想，这情景很像只爬行的龟类。咚的一声，我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了青

石台阶上。母亲怪叫着扑过来扶我，不晓得母亲是从什么地方冲出来的。这个能在碎玻璃上尽情舞蹈的女人，将她唯一的儿子当做一只小猫，她像一只老母猫般，放在她的视野之中。一旦小猫受了侵犯或有了危险，她顿时就会成为一只老虎，龇牙咧嘴，凶悍得不顾一切，她用手掌按住我的额头，按出一大把酱油色的血。血滴在台阶上，像一颗颗畏缩的西瓜虫。奶奶去抠了一把锅底灰按在我伤口上，所以至今我额头上仍有一小块黑色的疤痕。奶奶去炒了一碗蛋炒饭，让我坐在门槛上吃，说是能补血。

后来，我终于可以单独走出我家的门了。可不知为什么，虽能迈出门槛了，可我走着路时，仍旧常常要摔跤。当我出门玩时，父亲一再告诫我，不要慌张，慢慢走路，一步步将路给看清了，你再迈脚。我听得懂父亲这话的意思，也很努力地照着去做，可还是要摔跤；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摔破衣服，摔破手脚，摔得头破血流。奶奶总是为我摔跤太多而心疼得流泪。当然，奶奶认为我之所以摔跤多的原因，是我没有得到家族走路真传的缘故。在这个数代单传的家族中，男人们走路都摆八字步的。家族人认为，这不仅是最稳重的一种步子，且最接近官步，给将来成为官家打下坚实的基础。连嫁进来的女人们，久而久之也会受了家族男人们的影响和传染，慢慢地改成八字步。奶奶曾经许多次示范这样的步子给我看，她示范得很夸张，看着便像是一只鸭子在摆动。我觉得很有趣，可就是学不会，学不会就要摔跤。父亲就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说：多摔几跤也好，牛犊刚出母体，就这样摔个十八跤，走路才那么有力稳当。然而，我不是牛犊，也不像牛犊，我摔跤持续的时间很长，仿佛长得没有尽头。

进入冬天，我穿上很臃肿的棉袄棉裤，人就更显得笨拙。有时脚下绊了一根稻草，我都会摔上一跤。这情景就给冬闲着的村人们提供了一点笑料。奶奶差不多已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就咝咝

地响，像吞吃了很辣的辣椒，可吸进喷出的全是冷气。她抬起粗糙的手掌，抚弄一下自家的胸口，又拍一拍虽宽阔却多皱纹的额头，两颗浑浊的泪珠，在这干燥的冬天的空气中，一闪一闪地发亮。

冬天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这种色调将虽穿了棉袄的人们压缩得小了一圈。奶奶右手肘里挽了一只竹篮，左手似一张犁弓般倒牵了我，她前我后地往山里走去。竹篮里有几样好吃的东西，我的鼻子被吸引得一鼓一瘪的，双眼只顾去望那竹篮。口水在我下巴上蚯蚓般伸缩摇晃，高底不平的路磕磕绊绊，若不是奶奶半挽半拉了我，不晓得要摔多少个跟头了。

进了山后，奶奶在几个山的泥窟前停下了。她告诉我，这是坟包，里面躺着我的先人们。我呆呆地立在先人们面前，看着奶奶将几样好吃的东西，一一摆在先人们的面前。然后她要我跪下来，点燃几张纸后，说：先人们好好地保佑这棵幼苗吧！

纸在燃烧着，黄色的纸很快就被通红的火苗吞噬成黑色，无数的黑蝴蝶就在天空里飘飞。奶奶的脸被黑蝴蝶飘飞得若隐若现，她对我说：孩啊，你开始摔跤！

不晓得奶奶为什么要我摔跤？可我很听奶奶的话，立马双腿一软，扑通，我像一个呆大摔到地上，奶奶叫了声好，说：再摔。我又摔十几跤下来，便浑身发疼，就苦了脸望奶奶，想让她不要我再摔。奶奶却将脸扭向别处，说：不行，一定要摔满九九八十一跤。

我说：奶奶，我疼死了。奶奶说：好孩子，疼也要摔，这是给祖宗们摔的跤，摔够了，就不会再在别人面前摔跤。摔吧，祖宗们会暗中托着你，不会让你摔伤的。

听说祖宗们在托着，我有些害怕了。先人们在泥地下还能托着我吗？先人们是什么样的呢？我有些迷糊了，一迷糊我就发呆。奶奶就在我后背推我一把，我摔了个嘴啃泥。嘴里进了泥土，我

憋闷得透不过气来。奶奶见我气喘得难受，就伸一根食指，在我嘴里掏一把，掏出些稀湿的黄泥。我怕奶奶再推我，就连忙摔跤。摔自己的本事我有，只要熬住疼就行。我有些委屈，心想祖宗们真奇怪，什么不好看，偏要看人摔跤。我开始咬牙切齿地摔。奶奶在一旁数数。不知过了多久，我真正迷糊了，奶奶喊停时，我也没听见。奶奶就扳住我的肩膀，说：够了，够了。我浑身软绵绵的，还在往地上瘫，奶奶就一把抱住我，抚摸着我的鼻青眼肿的脸，她嘴唇颤抖着说：你这孩子心眼真瓷，自己摔也摔成这样。

自到祖宗坟头摔了八十一跤后，我的两脚尖便开始有些朝外分开了，可走路时还不是真正的八字步，人都说我两腿很罗圈，像风吹着的柳枝。可我摔跤的毛病比以前要好了许多。

奶奶就对醉心于杂交的父亲说：你看看，还是去求祖宗灵验，你的杂交活没一样弄成，要不也去求一求祖宗？

父亲对奶奶的提议嗤之以鼻。他说：呆大摔跤少了，这是长大的缘故。让我去求祖宗，把动物搬到祖宗们的坟前，让祖宗们看动物杂交么？

奶奶被父亲的话气得火冒三丈，但她却让火烧在心里，烧得白发一飘一绕的，如炊烟一般，嘴与鼻子也扭歪，只一小会儿，她就开始呼吸困难了。我跑去水缸舀一木勺水，递给奶奶歇火用。奶奶咕嘟咕嘟，将一勺水全喝光，喘气渐渐匀称。

大约在我七八岁的这年春天，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病的起因和发展过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奶奶因为眼睛不灵，很难发现我的脸色及一些奇怪的症状。另外，奶奶患有严重的哮喘，这毛病在每年的冬春两季发作得尤其厉害。奶奶是个身高马大的人，不发作哮喘病时，除了能挑得动两大木桶水外，还能一口气咽下去十来个煮得很烂的番薯。奶奶是小脚，但她走路却成八字，肩膀一摇一摆的，似个武夫般。当哮喘病袭来时，她与平常日

子便判若两人。背上仿佛加装了只铁锅，头往前大幅度地倾斜下去。两膝盖略有些发颤，整个人如一张弓般，喉管中的一口气就似一根弦，拉——吊，拉——吊，那气弦便发出牛皮筋被撞击后所颤动出的吼响。这响声时而夹进些丝线般的断裂声，让人听来会有那气弦将彻底绷断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让父亲与我提心吊胆。

在一个春日将尽夏欲开的日子里，我们家来了一位独一无二的尊贵客人。他大约五十来岁的年纪，头发已经花白，说着一口官话。他没日没夜地与父亲闲聊，说一些我不大听得懂的话题。父亲不断说到……遭遇……厄运……大胡子一副劝解的口气，什么看开点，目光放远点，走出家庭，多与村庄里人说说故事，聊聊天等等。这两人抽着很辛辣的旱烟，那旱烟是我父亲自制的，除自种的烟叶外，其中还掺进了很辣的辣蓼草的叶片。父亲用来招待他的是一碗已存放半年之久的黄豆。他们喝着金剛刺烧酒时，用手指捻一颗炒黄豆在嘴里，喀——嘣一声响，奶奶在一旁便叹一口气，然后压着声说：那都是种子啊。

这个吃我们家黄豆种子的男人长着一把大胡子，他与我父亲聊天的间隙中，会突然伸出手，将我搂进他怀中，然后下巴一翘，一大把竹丝刷子般的胡子，如针一般，刷刷声响，全扎到我的脸蛋上，让我感觉辣辣的刺痛。大胡子男人翘下巴时，我奶奶一定是觉着那简直是一面很锋利的犁铧，肆无忌惮地在她孙子的脸上耕耘。所以每回他做这动作时，奶奶都会尖咳几声，跟着就大口大口地喘气。大胡子男人扎了我后，嘿嘿嘿地笑几声，又回头再与我父亲聊天。他留在我脸上的，就不仅有辛辣的烟味，还有呛得人想呕吐的酒气。

大胡子到我家后，还对我家门口的石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石鼓前，双眼先闭了许久，两手交叉在腹